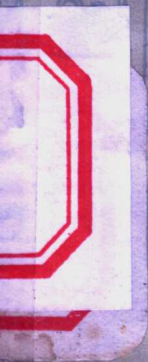


戰 滌 州

（北京評書選）
張需興述 謝純一記
北京出版社



战 淞 州

(北京評書選)

張 需 兴 述

謝 純 一 記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北京傳統評書《明英烈》中的一个精采段子。

元朝末年，各地百姓不堪殘酷的統治，紛紛起義；其中以吳王（書中称为“西吳王”）朱元璋的勢力最为雄厚。朱这时駐在滁州，武有徐達、胡大海等，文有李善長、孫岩等，威望很高。元朝派脫脫挂帥，統兵百万，圍困滁州。徐達虽是脫脫的學生，但大義当前，并不以私廢公，运用种种巧妙計策，將脫脫战敗。这个段子中，包括于錦標闖元營，花云擒張九成，脫脫化裝探滁州城，徐達和孫岩定計騙取張九成的筆迹，張興祖學習岳家槍，丁得興冒騙張興祖，姜忠破叉車陣，張興祖用宝槍大破脫脫等節目。

故事表現了当时反抗元朝統治的情形和徐達的聪明智慧，一班战將的忠勇。至于脫脫，虽然極有本領，文武全材，但因为替垂死的元朝尽力，得不到百姓的帮助，終于失敗。

战 滁 州 (北京評書选)

張霏兴述 謝純一記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)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• 印張: 5 6/16 • 字數: 111,000

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: 1—12,500册

統一書号: 10071·241 定价: (6)0.44元

話說元朝末年，各處流行着一首童謠，不論什麼地方，
小孩們都在歌唱。唱的是：

天茫茫，地蒼蒼，真主現，東南方。大運來，
烏梅香。若起義，在襄陽。元重改，日月旁。

您說這個童謠是哪兒來的呢？原來有一個人，名叫劉伯溫，他編出來，傳布四方，越唱越遠，一直唱到了北地燕京。

這個劉伯溫為什麼編了這個歌兒呢？都只為元朝無道，
侵占民田，改為牧場，橫征暴斂，民不聊生。傳到元順帝，
更加荒淫，苦害百姓。因此，各地英雄起義，都想着推倒元
朝，如劉福通、陳友諒、張士誠、方國珍等人，各占一方。

在各路英雄之中，最得人心的首領，姓朱，名叫元璋。
他是安徽省鳳陽府的人氏。這位朱元璋，從小父母雙亡，家
道貧寒，就入了皇覺寺當和尚。十七歲還俗，在馬家放牛，
才結交了伍殿章、胡大海、湯和、鄧玉、常遇春、郭英等，
闖蕩江湖，立旗起義，自號西吳王。手下有軍師劉伯溫、臨
時大帥張瑄、義烈將軍于錦標、長虹將軍胡大海、武定將軍
郭英等，統率着雄兵百萬，戰將數十員，定襄陽，占滁州，
雄踞東南。

这时候軍威大振。朱元璋更复招賢納士，就有張玉和向文忠荐賢，这才到广太庄三請徐达。于是就在滁州筑了金台，拜徐达为天下都招討、兵馬大元帅。朱元璋又封娘舅郭光卿为滁州王，拜張玉为左軍元帅，綠袍將軍向文忠为右軍元帅。以次封湯和为輔国將軍，邓玉为定国將軍，丁得兴为怀远將軍，梅嗣祖为金槍护衛將軍，余者还有馮国胜、馮国用、廖永安、廖永忠、陆忠响、陆忠亮等一千战將俱都封为护衛將軍。此外，还有張文炳、張文义封为政事參謀，南輔先生李善長、“小聖人”孙岩等封为軍事參謀。兴师起义，不亞如暴風驟雨一般，真是所向無敌。

徐达自从金台拜帅之后，首先向西吳王进言，收回田地，复还百姓，劝令农人种田，并且供給百姓們农具、籽种。由此黎民百姓，人人欢欣，个个鼓舞，一齐都感念西吳王。朱元璋因此大得人心，各州府县，紛紛投降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收了降兵几十万，声势更为浩大。

这一天，元帅徐达正在王府同朱元璋議論国事，忽有远探来报。

“报！探得元朝派太师脫脫，由北地燕京，帶領十王、八猛、六勇、都督、酋長等，統領元兵一百二十万南下，已过黃河。”

徐达摆手：“知道了。再探！”探子退下。徐达自有一番布置，暂时不提。

且說北国的脫脫，傳下公文，調泗水关总兵、銀戟太岁張九成，任为前部先鋒，攻打滁州。那張九成見了公文，气冲牛斗，拍案大罵徐达“不忠不孝”，“你反抗元朝是不忠；

脫脫太師是你老師，而今倒戈相向為不孝；你我師兄弟會面在疆場，你是不義！”立刻約了副印總兵馬立海，安置了泗水關的防務，保護疆土，加派自己的兒子張興祖，幫助馬立海巡城；隨後傳令，調三千兵士，率領數員戰將，由泗水關起兵，徑往滁州進發。

張九成因在憤怒之下，沒到大營去見老師脫脫，直接兵伐滁州，這是個大錯。泗水關人馬，一路上旌旗招展，號帶飄揚，行至離滁州二十里地之外，傳令安營，歇兵一宿。

第二天早起，用過戰飯，眾士卒人等各自帶好刀槍劍戟，干糧袋，水葫蘆等物。張九成升帳，点名過卯，派將守營，帶領這三千兵士响炮出營，攻打滁州。來在東門外列隊，四哨押陣官押住陣角。張九成抬頭瞧，城上是旌旗招展，守城軍是耀武揚威。張九成格外氣惱，不由得罵聲：“好反王朱元璋！徐達！本帥今天到此，殲滅你等，不拿住朱元璋與徐達，誓不回兵！”傳令旗牌叫陣。

旗牌來到城下，高聲喊嚷：“城上眾人听真！今有泗水關總兵張大人，統兵至此，爾等急速報知朱元璋和徐達，即刻出城，馬前受死；若不然，小小的滁州城，要碎為齏粉！”

城上有人答言：“休要胡言，你且候着。”

這時早有滁州守城將官派人到王府報信。報信人來至銀安殿，見了王、帥，行禮：“報！”

元帥問：“所報何事？”

“脫脫大兵過了黃河，今有泗水關總兵張九成，為前部先鋒，離城二十里，安營下寨。”

徐達擺手：“再探！”

朱元璋忙問：“元帥，現已兵臨城下，但不知有什麼計策可以退敵？願聞其詳。”

這朱元璋暗想：徐達自金台拜帥，此次是頭回用兵，不知道他有什麼才能。只聽徐達不慌不忙，一笑答道：“定法不是法，需要見機而作。主公但請萬安，不必憂慮。”

正說話間，報子又到：“報！張九成在東門叫陣，要王駕、大帥親自軍前答話。請元帥令下定奪。”

徐達傳令：“免戰高懸。”

旗牌接令，剛剛轉身要走，只聽下面有人高聲喊嚷：“你且慢！”

“噯楞楞楞”甲叶子响，一員大將挺身上前，扎叉臂膀，截住了傳令官。徐達抬頭觀看，此人身高八尺猛，面皮微青，劍眉虎目，直鼻闊口，黑鬚鬚，大耳相襯；頭戴青銅盔，身穿青銅甲，外罩藍袍。來者非別人，正是義烈將軍于錦標。

徐達問：“將軍為何阻令？”

“元帥呀！末將斗胆請問元帥：那張九成匹夫，來到城下，点名要你軍前答話，何以竟懸不戰之牌？小小的張九成到此，就免戰高懸；要是那脫脫老匹夫到了，你又當如何？”

徐達一笑：“將軍有所不知。那張九成與本帥是師兄師弟，他的脾氣秉性，本帥盡知。這一次乘興而來，必然是驕橫自滿。他那軍士，久歇必乏。耗他一天兩天，是要挫折他的銳氣。本帥略施小計，一戰可勝。將軍，本帥並非畏懼，但也不可小看了他，他勇冠三軍，雖然不是百勝之將，也頗有名望啊。”

于錦標聽到此處，雙眉倒豎，虎目圓翻，厲聲喊嚷：“元

帅呀，你这是長他人的威風，灭自己的銳气！想俺于錦标，自于桥鎮起兵，随着大帅張玉，率領众將，打过襄陽，那元朝的左軍元帅陈也先三寇襄陽城，大軍百万，还有一百零八尊大炮，那張大帅就沒挂过免战牌。以至打 滁 州，战二么王刘福寿，这些战事，張大帅并無畏惧，亲临陣前，指揮众將，战無不胜，攻無不取。如今，我国大軍超过二百万，張大帅知难而退，才在千岁駕前，保举閣下，情願讓位。我主礼敦三聘，迎風冒雪，为国求賢，三顧广太庄，請出閣下。又耗費多少金銀、人工劳力，起造金台，拜閣下为大元帅。实指望推翻元朝，救黎民出水火，扫灭妖氛，重整山河。不想今日小小的張九成到来，就要免战，弱了我全軍的銳气！今末將斗胆，請大帅令下，俺于錦标願帶領三千人馬，兩軍陣前擒拿張九成，面交元帅，望求俯准。”

徐达道：“于將軍，少安勿躁，倘若敗陣，反为不美。”

“元帅，俺若敗陣回归，請斬下俺項上的人头，以謝俺莽撞之罪。”

“于將軍，軍中無有戏言呢！請你立狀为証。”

“某遵令，情願立狀。但則一件……”

“哪一件？”

“我若得胜回归，你当如何？”

“于將軍，慢說你拿住張九成，自是奇功一件；你就是得胜回来，本帅情願交印、讓位，在你的駕前，为將所用，如何？”

“元帅，空口無憑，也要立字。”

徐达应允，亲手提笔，写好軍令狀，画好花押，交与旗

牌，轉遞于錦標。于錦標接過來觀看，“好！好虽好，這軍狀尚有缺欠。”

“缺欠什麼？”

“尚缺保官。”

徐達點頭，“那有何難！”就向眾人抱拳，“列位將軍，諸位軍佐，誰肯與本帥做保？”

李善長、孫岩二人起身答言：“學生等願保。不知大帥與于將軍意下如何？”

“有人保就好，也要立一保狀。”

李善長、孫岩寫下保狀，畫押簽字，遞給于錦標。于錦標看畢收起，就請軍政司：“替俺于錦標代筆，立下軍令狀。”

就在這時候，左班中有一个人，替于錦標担惊害怕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就是長虹將軍胡大海。因為于錦標的兒子于泉是胡大海的義子，他們是干親，故此替于錦標担心。

胡大海心里說：兄弟，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。你跟人家要保，小心人家也跟你要保，到那時節，恐怕沒人保你。因為你的人性毛躁，叫人担心。這次可不是我袖手旁觀，皆因你上次抗令闖金台，目無元帥，幸而元帥大量海涵，再三讓步，才有我胡大海講情；元帥不但赦你無罪，反而用好言安慰于你，你就該自己醒悟才是。不想你還有嫉妒之心，今天抗令，指東罵西，連我这粗魯人兒都明白了。元帥仍然讓步，你自己還不明白。既立軍令狀，你对人要保，人人都肯保元帥。可是元帥要向你保啊，恐其沒人保你。噫！就是我胡大海，這一次也不敢保你了！

軍政司代筆寫好軍狀，交與于錦標觀看，畫押簽字，亲

手遞給元帥。徐達看了看：“好。于將軍，你这軍令狀，也有缺欠。”

“缺什么？”

“尙缺保官。”

“元帥，你要俺的保官嗎？有。”

胡大海心里說：如何？如之何？我看哪个保你！

再說于錦標轉身抱拳，高聲叫道：“列位將軍，哪位肯與我做保？”

在這時候，諸位戰將都是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面面相覷，并無一人答言。胡大海心里說：怎么样！我斷的不錯吧？兄弟呀兄弟，你这叫自找丟人！

于錦標連問三聲，眾將是聲息全無，沒个台阶兒。于錦標把雙睛一瞪，左右一看，狠狠叫道：“啊？難道說你等就敢斷定俺于錦標是敗陣之將嗎！也是俺沒有交下知己的朋友，才在此與我难看！”

他嘴里說着這話，可是眼瞧着胡大海。胡大海心說：你甯瞧我，你也甯甩閑話，你的事情，我是不敢管了！你愚我不愚，你急我不急。对不起，兄弟，你越甩閑話，還是越沒人管。

于錦標無奈，又面對眾人道：“哪位肯成全俺于錦標，給俺做保，俺決不連累保官。倘若敗陣，俺定將人頭交給保官，帶回交令，撤回保狀，決不食言。眾位，如何？”

這時眾人還是鴉雀無聲。于錦標只急得搓手跺腳，口中嚷道：“罷了哇，罷了！”又一跺腳，“也罷！”咬着牙一抖戰裙，“嚟楞楞楞”拉出寶劍，雙手捧劍，欲要橫心一死。

大家面面相覷。此時唯有上面坐着的西吳王朱元璋，心中難過，但是無法答言。皆因徐達拜帥，軍令在身，不受王命，朱元璋自然沒有講情的規矩。可是朱元璋當時回想：“當初武當山真武頂起義之時，那北國三江大帥陳也先，會合四路總兵，率領元兵，也曾把我夫妻等包圍。多虧于錦標、劉伯溫，帶領于橋鎮民兵團練，打敗敵軍，救我等至于橋鎮，這才立旗稱王。于錦標又把自己的全份家業，報效軍用。以至戰襄陽，定滁州，累經戰事，他是勇猛異常，忠義剛正。他為了國家，為了黎民百姓，那份熱誠，令人可敬。可惜他性情暴躁，有勇無謀。請徐達的時候，他起先也贊美過徐達，可是自從金台拜帥以後，他又和元帥不睦，因此結冤；今日又如此抗令。看起來，他仍然是記恨前仇，徐達讓步，于錦標糊塗，以致弄成僵局，擠得他要輕生厭世，唉！豈不叫我為難！”

朱元璋正在思前想後，猛听得下邊有人喊嚷：“于將軍且慢！末將願與你做保。”說話這人，往前進步。于錦標寶劍一垂，抬頭觀看，見這人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，面如紫玉，五漏朝天，面生七十二痣，斑斑點點，黑鬚鬚，猛然一看，相貌與西吳王相同。原來此人，正是遇路將軍韓成。于錦標心中暗想：我與此人，同事不久。今日我在危急之時，他肯進前保我，實在難得！想到此處，寶劍裝起，近前抱拳道：“韓將軍，你肯保我嗎？”

韓成答言：“你我既是同事，豈有袖手旁觀之理？”

“罷了，罷了！韓將軍肯進前做保，真大丈夫也！”說到此處，掉臉抱拳，“元帥，今有韓將軍與我做保，你的意下如

何？”

徐达面对韓成道：“韓將軍，既肯做保，你可知道保官的責任嗎？那于錦標得勝回歸，我徐达是讓位交印，在他帳下听令。倘若他敗陣不回，畏罪潛逃，你这保官，可要負完全責任。”

“末將願負此責任。”

“好，既然是韓將軍願保，須立下保狀為証。”

韓成遵令，請軍政司代筆，立下保狀。軍政司写好，韓成画押簽字，先遞給于錦標看。于錦標道：“好！感謝將軍！俺于錦標倘若敗陣失機，絕不連累保官。”

韓成答：“說哪里話來！”

保狀遞与元帥。徐达看畢，交軍政司保存，跟着伸手抓令箭：“于錦標听令！”

“有！”

徐达傳令：“于將軍，帶領本部三千人馬，東門以外，軍前立功。但願將軍，旗开得勝，奏凱回城。”

“遵令。”

于錦標接过令箭，轉身一抖魚踏尾，迈虎步下銀安殿，教軍場傳令点兵，三千人召齊，連同副將人等，响炮出營。將出營門，就見一員大將，迎面而來。細看正是保官韓成。于錦標暗想：难道他有什么反复嗎？

單說韓成，在銀安殿上，自从于錦標走后，心中暗自思量：这些大將，沒人敢保于錦標，他的人品脾气，不問可知。也是俺一时的慈心，与他做保，倘若他敗陣潛逃，这禍可就到我的头上了。俗語說：伸手是禍，攬手是福。也罢，俺必

須如此……。想到此处，往前进步施礼：“末將參見大帅。”

“韓將軍，施礼为何？”

“啓稟大帅：末將討令，願給于錦標軍前觀陣。不知元帅意下如何？”

“唔。好，本帅准你所請。”

“謝元帅。”

韓成轉身，下銀安殿，整理甲冑，命人备馬。馬夫牽馬在宮門外，韓成撩魚踏尾，認鐙沾鞍，上了坐騎。橫搭魚踏尾，磕飛虎靴，襠口按勁，战馬四蹄登开，馬一伏腰，赶奔教軍場。这时正巧碰見于錦標，帶兵出营。于錦標見韓成到，忙一声令下：“三軍站住。”在馬上抱拳，“請問韓將軍，到此何事？”

“俺要与于將軍觀敌了陣，在軍前助威。”

“如此很好，多勞將軍。”

于是二人并馬同行，率領士卒兒郎，到了东門——元帅早已傳令开城。这时城头上，一声炮响，队伍出城，过了吊桥，回头再瞧，城門已閉。大队来到战場，于錦標把馬勒住，又是“咚、咚、咚”三声炮响，队伍列开，四哨押陣官押住陣脚。于錦標往对面觀看，但見来將：身高八尺，虎头燕頤，三停的身材，黃白淨子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獅子鼻，高顴骨，大耳相襯，頤下黑鬚飄洒胸前。头戴亮銀盔，身穿亮銀鎗子連环甲，外罩素緞袍，綉团花，左袖穿，右袖掖。坐下白馬，青鬃青尾。一对亮銀鐙，烏兽环，得胜鈎挂亮銀戟。一对素緞門旗，分为左右。罩頂纛旗，三丈三的标竿，葫蘆宝頂，素旗面，白光金字“大元泗州总兵”，下边斗大的一个“張”

字，被風飄擺，帶角金鈴“嘩楞楞”响亮，四杆标槍。手下副將，銅盔銅甲，銀盔銀甲，金盔金甲，鎖鉄盔，大叶甲。士卒人等，排列整齐，刀槍并舉，好不威武。

于錦标亲自催馬，到地点，勒住坐騎，高声叫：“呔！士卒們听真：叫你主將，軍前受死！”

早有士卒，报給張九成。报子退下，張九成吩咐一声：“撤馬！”馬一伏腰，赶奔戰場，抬腿摘戟，用兩手一抱，綑住战馬，抬头瞧对面的来將：面皮微青，劍眉虎目，黑鬚鬚，銅盔銅甲，藍袍，五杆护背旗，坐下青馬，掌中托定鋸齿飞鐮刀。后面三千大队，前边是藍緞門旗，藍緞坐纛，藍标槍，很是威風。

張九成拿手一指：“反叛大將，軍前报名受死！”

“呸！你家將軍，于錦标。对面来者，尔是張九成匹夫嗎？撤馬前来，与我一战！”

張九成橫戟抱拳：“且慢。你便是于桥鎮的鎮主、左青龙、賽展雄嗎？”

“正是你家將軍。”

張九成二次捧戟抱拳：“于將軍，我久慕閣下之名，十八庄連庄会首，訓練民兵团練，护乡保土，威名远振，人人皆知，为什么保了反王朱元璋？將來失敗，豈不创坎三代，灭門九族？依我良言相劝，你馬前归順，我保你在大元朝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，豈不光前裕后？可惜你助紂为虐，真是聰明自誤！”

于錦标怒目橫眉，“呀呀呸！你不要在某家面前夸口斗舌。我主举义旗，兴义师，推翻元室，重整山河，救民于水

深火热。你做了元朝的牛馬，还来大胆兴师，真乃可惱！”說到這兒，撒馬近前，搬刀尖，獻刀鑽，二馬錯頭，擡頭就砍。張九成橫戟一綳。于錦標搬回刀頭，刀鑽奔肋下。張九成拿戟往外一支，于錦標抽回刀鑽，二馬錯鎗。張九成兜着后脊背一戟，于錦標回身，使了一手“蘇秦背劍”，刀頭朝下，刀鑽朝上，往下一壓戟杆，里手踹鎗，馬一裹頭，張九成撒戟旋馬。于錦標的馬往北跑，張九成随后追。于錦標想踹鎗撥馬，誰想馬不回頭，里手踹鎗繩，馬往外旋頭；外手踹鎗繩，馬往里裹。馬是“哎哎”亂叫。于錦標納悶：“啊？好馬呀，你為什麼不回頭？”

馬仍然是“哎哎”亂叫。于錦標暗想：這馬素不怯敵，今日將走一合，它為何敗陣？馬是“哎哎”亂叫，鬃尾亂扎。于錦標一怒，兩腳踹鎗，馬一低頭，綳鎗繩折了，于錦標大刀一橫，罵道：“好畜牲，你敢欺負我，要砍你的馬頭！”馬一裹頭掉尾，于錦標擎刀，一想：我若把馬砍死，大將無馬如同無腿。扭回頭來，想用刀杆打馬，不想往后頭一看，這馬的外手三叉股紅光迸現，已負重傷。于錦標“哎呀”一楞：“這就難怪了。”

原來是張九成撒戟的時候，戟頭一沉，那月牙子正挂上這馬的后胯，才把三叉股挂傷，皮翻肉綻，疼痛難忍，故不回戰。于錦標正在為難，韓成趕到。原來韓成見于錦標與張九成才戰了一合，就撥馬敗走，不知細情，怕于錦標脫逃，就抬腿摘叉，催馬追趕。張九成正在追趕于錦標，后面馬踏驚鈴響，回頭一瞧，心說：好，何不先擒后面這人？——書中暗表：韓成面生七十二痣，五漏朝天，故此張九成錯認韓

成以为是西吳王朱元璋了。——这才撥馬托戟，一声喊嚷：“反王哪里走！”等到身临近前一看，“啊？不对。”見来將头戴獅子盔，身披鎧甲，問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俺姓韓名成，在西吳王駕下，官拜遇路將軍是也。”

“你这反叛，还不下馬投降！”

“呸！休得胡言，看叉！”韓成馬搶上風頭，举叉盖頂扑来。張九成用戟往外一支。韓成抽叉，二馬錯鐙，往北去了。

張九成納悶：他为何不战呢？他哪里知道，韓成追的是于錦标，怕他畏罪潛逃，故此不战。張九成正在这里納悶，忽听軍中炮鼓齐鳴，人声吶喊，跑来一員大將：身子高，个兒大，不亞如显道神一般，晃里晃当，高有一丈三四，粗眉环眼，獅子鼻，大嘴岔，暴長鋼髯，扎里扎叉，压耳毫毛跟小扫帚相似，一張黑紫臉膛，头戴紫金盔，紫金掩心甲，紅中衣，皂緞靴，手擎渾鉄棍，大嚷一声，如半空中劈雷相仿：“好个張九成，还不下馬受綁！”

張九成捧戟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俺乃西吳王駕前，猛勇大將軍花云是也。你可知道老子的厉害，快快下馬！”

張九成大怒，更不答言，遞戟摔杆就劈，鉄棍往上一迎，只听“当啷”一声响，那銀戟太岁張九成的双手虎口震崩，撒手扔戟，撥馬敗陣。花云兩手捧棍，用一个“举火燒天”势，向張九成后脊背就砸。張九成見事不好，双手揪鉄过梁，伏身閉眼，心想：我命休矣！这时耳听鉄棍帶風，嗚嗚声响，張九成自知准死，橫心不語。沒想到鉄棍打在身上，輕如草棍一般。張九成回头，大汉是“哈哈哈哈哈”一乐，用鉄棍按住

張九成，左手一抓他的絆甲縑，用力一提，說了聲：“請將軍下馬。”放在就地，叫士卒：“捆！”士卒上前，摘去头盔，当时捆綁，連人帶馬，一起押回。張九成手下众將，有心上前搭救，怎当花云的鉄棍，又領着精兵，冲鋒向前，元將無人敢敌，自可鳴金敗走。这时，“当当”的鑼声，夾着士卒叫喊，全軍大敗，花云等随后追赶。

單說正北的韓成，見于錦标在那里下馬，叫了声：“于將軍，为何不战？”

“韓將軍，俺并非不战，你来看，这馬身帶重伤，是它不能战了。”

韓成看明，果然是馬帶重伤，才叫：“于將軍，你騎我的馬去战張九成可好？”說話下馬，把馬交給于錦标。于錦标檢刀接馬，就听对面炮鼓齐鳴，抬头一看：“好哇！韓將軍，你来看，徐达这匹夫，真是与俺做对，他又派花云前来，夺我的功劳。这是有意要我的腦袋！也罢！”說着話把大刀一橫，叫道：“俺請保官將我的人头帶回，見徐达交令去罢！”于錦标正要自刎，韓成上前攔住：

“將軍且慢！徐达真乃可惱，他是有意跟你做对。將軍不要輕生，你我一同上馬，暫往他处躲避一时。候脫脫进兵，你我杀他几个元將，回来再見徐达，倒叫他看你我如何。”

于錦标搓手：“啊？那豈不是俺畏罪潜逃？”

“將軍，暫顧燃眉要紧，你不要多講，走！”

二人这才一同起身上馬，往北而去。猛听得城上有人喊嚷：“二位將軍別走！元帅有令，命你等回城，自有妥当安排。”